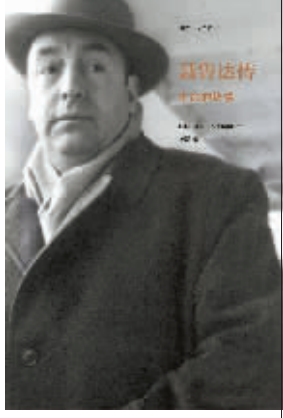


好书导读

多面聂鲁达

林颐

巴勃罗·聂鲁达写过一部自传《我坦言，我曾历尽沧桑》。聂鲁达自叙，“这部回忆录是不连贯的，有时甚至有所遗忘”，“里边陈列着受他那个时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”。作品洋溢朦胧诗意，仿佛罗兰·巴尔特描摹的秋天写作状态，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、在深信和质疑之间转换不已。



《我坦言，我曾历尽沧桑》是一部很出色的文学传记，但这部回忆录里那些“不连贯的”大片空白，“甚至有所遗忘”的部分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自传强调政治事件里的作为，除了年少时光的青春萌动，几乎闭口不谈婚恋，着力打造伟岸的公众形象。公众视线之外的聂鲁达，到底是怎样的？

亚当·费恩斯坦的《聂鲁达传：生命的热情》是目前“英语界资料最翔实客观的聂鲁达传记”。主要围绕聂鲁达与三位妻子与众多情人的交往，突出诗人的私密世界，揭开传主英雄事迹和高贵品质形成的隐情，揭示聂鲁达的生死爱欲与政治狂热之间的微妙关系。这部传记很好地填补了聂鲁达自传里那些不连贯的、遗忘的部分，并且对自传惯有的一些夸饰、隐瞒与自我辩护进行了论证与分析。伍尔夫曾经强调传记中的事实当如大理石般不可动摇，艺术的写作当使传记如彩虹般美丽夺目。费恩斯坦的这部传记，正是“大理石与彩虹”的组合。

爱情带来的灵感纷呈，贯穿了聂鲁达的一生。聂鲁达的早期情诗深受波德莱尔等法国诗人的影响，有点颓废，但清新明透。年轻诗人的身后埋葬着现代主义的灰烬，热烈澎湃的飓风般的一场场男女爱，让他的想象力行进在一条浪漫而又青春绝望的道路上。《二十首情诗与一支绝望的歌》是脍炙人口的永恒诗作。情人如荧光，转瞬即逝，一息存于纸缝间。最吸引聂鲁达的，在他的生命里烙下深重痕迹的那些女性，比如他的三位妻子，有个共同点，性格都很强势，却又包容、隐忍，以各自的方式宠他，她们是他的妻子，也是他的母亲、保姆、助理、护士、导师和经纪人。尤其是昵称“蚂蚁”的迪莉娅，比聂鲁达大二十岁，以丰厚资产解决了他的财务窘况和后顾之忧，以个人魅力扩大了他的交际圈。她的被辜负，让人惋叹。她的坚毅，让人感佩。

聂鲁达依恋她们，爱过每一个，背叛了每一个。他不愿在自传里谈及，或许出于内心有愧，或许是孩子气的逃避。费恩斯坦挖掘聂鲁达性格里的天真，这种天真只是唯我的、自私的、残忍的，面对糖果般的诱惑毫无抵抗力。这种诱惑，不止是性，还有拉美这块土地不断发酵的话语氛围。聂鲁达后期转向成为政治诗人，以诗歌来履行作为一个战士的使命。在“斯大林神话”破灭之后，聂鲁达意识到了自己对斯大林的盲目信任和过度抒情，随之而来的是觉醒的痛苦。《疑问之书》这部晚年诗集，以纯粹的孩童语气追寻天地万物，探问生而为人的意义，或许，在那一刻，聂鲁达回到了生命原点。

“聂鲁达发展起如此多的生活面相和诗歌面相，以至于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提供了一种信息。他包容了我们人类所有的好，所有的坏，所有平庸和所有自相矛盾。”这部传记展示了这些所有。展示了一个人，一种人生，可能的，所有的面相。

（《聂鲁达传》【英】亚当·费恩斯坦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）

我写我书



巴陵

我出生在梅山腹地的新化县圳上镇，这是新化面积最大的乡镇，也是最偏僻的边陲小镇。我曾在那里生活了19年，吃着梅山腹地的美食，沐浴梅山文化和梅山民俗。自1999年进入城市，可以饱啖各地美食，尝遍各式菜肴，但我忍不住想回到故里去寻觅那些记忆深刻的美食。

随着自己的漫游脚步，我去过的地方越来越多，我的感官和味觉时刻都在受到刺激。我在长期的品味和体验中感悟和记录那些菜肴和小吃，特别是把家乡新化的菜肴和小吃记录下来，写了几十篇梅山饮食的文章，这些文章在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，也有媒体力邀我

特别推荐

从“边城”到“漫水”



李群芳

“边城”和“漫水”，是两个地名，也是两篇小说。就地名而言，都在湖南，再具体点说，都在湘西；就小说而言，都是名篇，都是写湘西。地理上，边城和漫水，比邻而居。

沈从文、王跃文，两位作者都是从湘西大山中走出来的。当他们回望故乡，忍不住滴血为墨，煮文为诗，痴痴地唱出了一曲对家园故国的深情颂歌。

《边城》的好，自然不用我多说，已经是无可争议的名著。我只说在赏读过程中的一点感受：《边城》集中展现了湘西人性的“美”。真美啊，山水美，环境美，养育出的人更美。翠翠便是这美所孕育的精魂。这种美，是真正没有受到污染的美！尤其是这里的爱情，多么纯，多么贞！翠翠的母亲和屯防军人唱歌生情，私定终身，有情人却无法终成眷属，最后双双殉情。在一般的文学篇章中，这是多么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情节啊，但沈从文只淡淡几笔，写出一种淡淡的凄美。翠翠的爱情也一波三折，“那个在月下唱歌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”远走他乡，而她只能在碧溪咀痴痴地等待，“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，也许‘明天’回来！”如今，如织的游人走入边城凤凰，谁的心头不轻轻柔柔地念着“翠翠”，谁不把凤凰的年轻姑娘都叫做“翠翠”，谁不在心头把自己或女友“翠翠”一番呢？

《漫水》集中展现了湘西人性的“善”。

《漫水》不是没有展现“美”，但更主要的是展现“善”。这一点首先是余公公这个人物身上集中展现出来。余公公是漫水人“善”的精魂。他“手巧”。“余公公是木匠，也会瓦匠，还是画儿匠。木匠有粗料木匠，有细料木匠。粗料木匠修房子，细料木匠做家具。平常木匠粗料、细料只会一样，余公公两样都在行。”他样样农活也都在行，还会雕龙头杠，笛子也吹得出神入化。他更具“心灵”。他急人所难，慧公公死了没有老木（棺材），他主动让出自己的；秋玉婆没有备好老木就猝死了，他连夜帮忙赶制；慧娘娘老眼窘迫，儿子强怙无力割老木，他无偿帮她割好。他主持正义。秋玉婆捕风捉影，四处讲

烂话，他就当面敲打她；来漫水蹲点的绿干部做事说话不在理，他也敢当面斥责。他言而有信，为消除慧公公的猜疑，几十年不再吹笛子。他宽宏大量，对无事生非污蔑自己的人也不计较……所以，他成为漫水人处世行事的楷模，也无声地影响着其他人。

慧娘娘和他比邻而居，“心有灵犀”，她也能只有她能听懂他的笛音。有一次，余公公说动物也分公母，“从那个下午开始，有慧阿娘（即慧娘娘）会留心地里每一个虫子，哪怕是蚂蚁、蜘蛛、蝴蝶。它们也分公母，有家室，养儿女。一生一世，日晒雨淋，好不辛苦！”在漫水，慧娘娘是“善”的另一个精魂。她出身卑贱，由堂板行里的女子从良来到漫水，一心一意跟着痴头呆脑而心地善良的有慧（慧公公）过活，她学了赤脚医生，做了接生婆。后来，漫水的收尸人死了，无人接脚，她就自然而然地为收尸人收尸，从此成了新一代收尸人，“从那天起，漫水人不论来到这世上，还是离开这世上，都从慧娘娘手上过。”有人揶揄有慧嫌她收尸不干净，她就说：“哪个开你的玩笑，告诉我！哪天他死了，我不给他收尸就是了！”然而，“说过这话，有慧阿娘很后悔。这话太毒了。”可见其心地之软。慧娘娘的善与余公公的善阴阳互补，相映生辉。我在读《边城》和《漫水》的时候，总有一种恍惚：说不定，翠翠年长以后，就是慧娘娘了。

《漫水》中也隐约可见时代风云，漫水村里也有不善的因素，像生风起祸的秋玉婆，像强坨因无力偿债而伙同外人盗卖了漫水的传家宝——楠木龙头杠。但是，“善”就像村子东边的淑水河，无声地滋养着这一方土地，洗濯着“不善”的浊泥，有着无与伦比的亲和力。有慧年轻时，把堂板行的女子领回家，漫水人虽然见怪，然而，非但不像鹿原上的宗族驱赶黑娃和田小娥，反而稀罕她识字、会给自己接生，继而“村里人想都没多想”就推荐她去学医，最终她也成了令人敬重的“善”的精魂。犯错误的女干部来到漫水改造，熬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十个月；盗卖龙头杠的强怙，最终在母亲的出殡日幡然醒悟……漫水，始终如一株出水芙蓉，灼灼其华，善哉善哉。这股“善”的清流，日夜不息，永不枯竭，成为人性中最永恒最光辉的钻石之一。

读有所得

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



杨戈平

在郴州的苏仙岭脚下，有一幢三层小白楼，住了一批文化人，李沥青老先生就居住于此。后来不知何故爬墙虎疯长，整幢楼房春夏都绿油油的。或许与这有关吧，沥青老为自家取雅号“绿满楼”。

沥青老毕生最突出的成就，莫过于对湘昆剧种和嘉禾民歌的重大贡献。其实在诗、词、歌、曲、赋、联等方面，沥青老均颇有建树。

我特别喜欢绿满楼红彤彤的春联，每次经过都要驻足欣赏。绿满楼在二楼，门两边绝对不会张贴那些市井俗气的商品对联。每到年关都是由沥青老自题并亲书，有些还是嵌名春联。沥青老的书法有自己的味道，若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拖着细长的尾巴，清秀中透有几分骨气。譬如，鸡年是“有凤来仪，颂寿子孙相依膝下；闻鸡起舞，催诗风雨又上楼头。”（1993年）虎年是“沥雪满楼头，如此江山添虎气；青枝横水面，曾经风雨不龙钟。”（1998年）又譬如，70岁是“年寿七旬时，基因之来，数不多也；文章千古事，江河不废，吾其勉乎。”（1991年）80岁是“沥胆对天，八十高龄，为牛甘随孺子；青春还我，风雷一卷，附骥奋作劳人。”（2001年）90岁是“容易又一年，沥雨声催诗急；离休越廿

载，青青山翠染衣多。”（2011年）沥青老打上大学开始就有写日记的习惯，这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，也变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。《绿满楼日记》时间跨度好几十载，已由武汉出版社出版。沥青老闲来常翻看日记，就像欣赏一部由自己领衔主演的电视连续剧。每当看到自己风华正茂时，仿佛又变年轻了，又“敢下五洋捉鳖”了。

沥青老写日记，有记录工作的，有记录生活的。“有则记之，无则不记，断断续续，零零碎碎”。在行文上，各种体裁都有尝试，甚至包括诗歌。沥青老之所以取名“沥青”，就是立志像铺路石一样，毕生铺筑路面，默默无闻地承受压力，不屈不挠，甘心奉献。《绿满楼日记》记录的虽是沥青老一个人的历史，但对后人却是一面镜子。是美是丑、是对是错、是善是恶、是是非非，不用说，一照便一清二楚。

如今沥青老已97岁高龄，身体好得没边。别人常问起他长寿的秘诀，他笑而不答。他素来在绿满楼里深居简出，粗茶淡饭，不争不怒，不气不怨，随遇而安，处事相当低调，并自创李氏保健操。这或许是他长寿的秘诀吧。

有一日他下楼活动，在房前的樟树林下散步。邻居与他打招呼，随口一句祝福语：“李老，您老活到150岁。”想不到他竟答：“好！争取！”没打一个顿，颇有信心。

（《绿满楼日记》李沥青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）

微书评

徐怀中

令人神往与品味的新疆风情

作为一名军人，我怀有走遍祖国边防一线的职业情结。年轻时多次前往西藏高原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，曾有几篇小说散文问世，正是得益边防部队生活体验的积累。后又多次到过福建、广东与沿海以及寒冷的东北边境。遗憾的是至今未曾去过新疆，未曾到过红其拉甫。

因此，拿到董夏青青的小说集书稿《科恰里特山下》，未及阅读，那种期待已久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果然如此，初次与书中那些新疆戍边军人相识，似乎彼此已经十分熟悉。董夏青青描述北部边陲所特有的自然景色，寥寥数语间，如一缕清澈的光韵在流淌，令读者神往，久久在品味着。观察这里的各种人、动物相互亲近、拥抱、推搡、摩擦，也让人会心地一笑，感受到那片静谧的土地上春意盎然生机勃勃。

我倒也并不那样绝望，相信仍然有机会亲眼得见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峰天山——神话般的天山主峰。当我游走在辽阔无边前路漫漫的南疆北疆，游走在“十里桃花万里柳”的塔里木河、伊犁河谷，自会以董夏青青小说一一对照，寻找我对书中片段段的记忆。

这本书仿如一张从新疆寄来的明信片，印着当地某个小县城的夜景。我不会忘记，“街上的灯桩亮了。蓝紫、玫红、鹅黄的色块间隔伫立，满树梅花形小灯晶莹璀璨。”霓虹的光影投射在地上，街头巷尾传来的笑闹中夹杂着声声叹息，空气里尘沙的腥味挥散不去……



（作者系著名作家，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、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，少将军衔。董夏青青系湖南籍青年作家，任职于新疆军区，所著《科恰里特山下》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）



走马观书

《火星生活》

（美）特蕾西·K·史密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2017年美国新晋桂冠诗人得主代表性获奖作品首次中文出版。在这本诗集中，基于超拔的审美天赋和出众的洞悉力，史密斯将人类视置于地外时空，借助于一枚哈勃望远镜的镜头，回眸我们的现实和历史，拓展人类精神生活新视野。

《我与李宗仁》

李秀文口述 谭明整理 漓江出版社



本书是由李宗仁原配夫人李秀文口述，李秀文侄媳谭明整理而成的回忆录，讲述李秀文女士独特而传奇的一生。语言乍看貌似平淡，细读则韵味隽永，感情细腻克制，有其独特魅力。

《唐诗的读法》

西川 著 北京出版社



诗人西川置身于唐代的社会生活方式、唐人的写作现场，将唐朝、唐诗、唐人与我们自身生活的本真关系，如串珠一般揭示于我们眼前。

我的梅山食光

开设专栏，系统展示梅山的饮食文化。这让梅山腹地的新化菜走出山区，聚集了自己的粉丝群和能量。

2013年，我有一段时间很自由很空闲，就坐下来写妈妈曾经做过的菜肴和美味。每天上午，在电脑前敲敲打打三四个小时，写篇两三千字的文章。一个多月的坚持，我写出了《妈妈的味道》，顺利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，上市后反响很好。接着我再次深入梅山腹地，重温故里，经过半年的时间，又写出了《最好的食光》，加入了亲情和故事，把地域范围扩大到新化全县。这部书边写边与编辑沟通，尽量让这些文章读起来有温度。《最好的食光》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后，有些媒体把它评为年度好书，进入了一些推荐书单，影响日盛。《妈妈的味道》《最好的食光》出版后，读者反响很



好，有人希望我写出更多的梅山饮食文化书，最好能够继续《妈妈的味道》《最好的食光》的风格，写一个梅山饮食文化三部曲。我一直在写梅山饮食文化的文章，辐射的范围是整个梅山区域。在结集出版的过程中，编辑希望增加书稿的分量和文章的篇数，在相互的交流和完善中，时间流逝了四年。最近，《梅山食光解乡愁》终于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。

现在，《妈妈的味道》《最好的食光》《梅山食光解乡愁》三部曲都已经出版，我的梅山饮食文化三部曲也算完成，心中那个沉甸甸的石头落了地。（《梅山食光解乡愁》巴陵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）